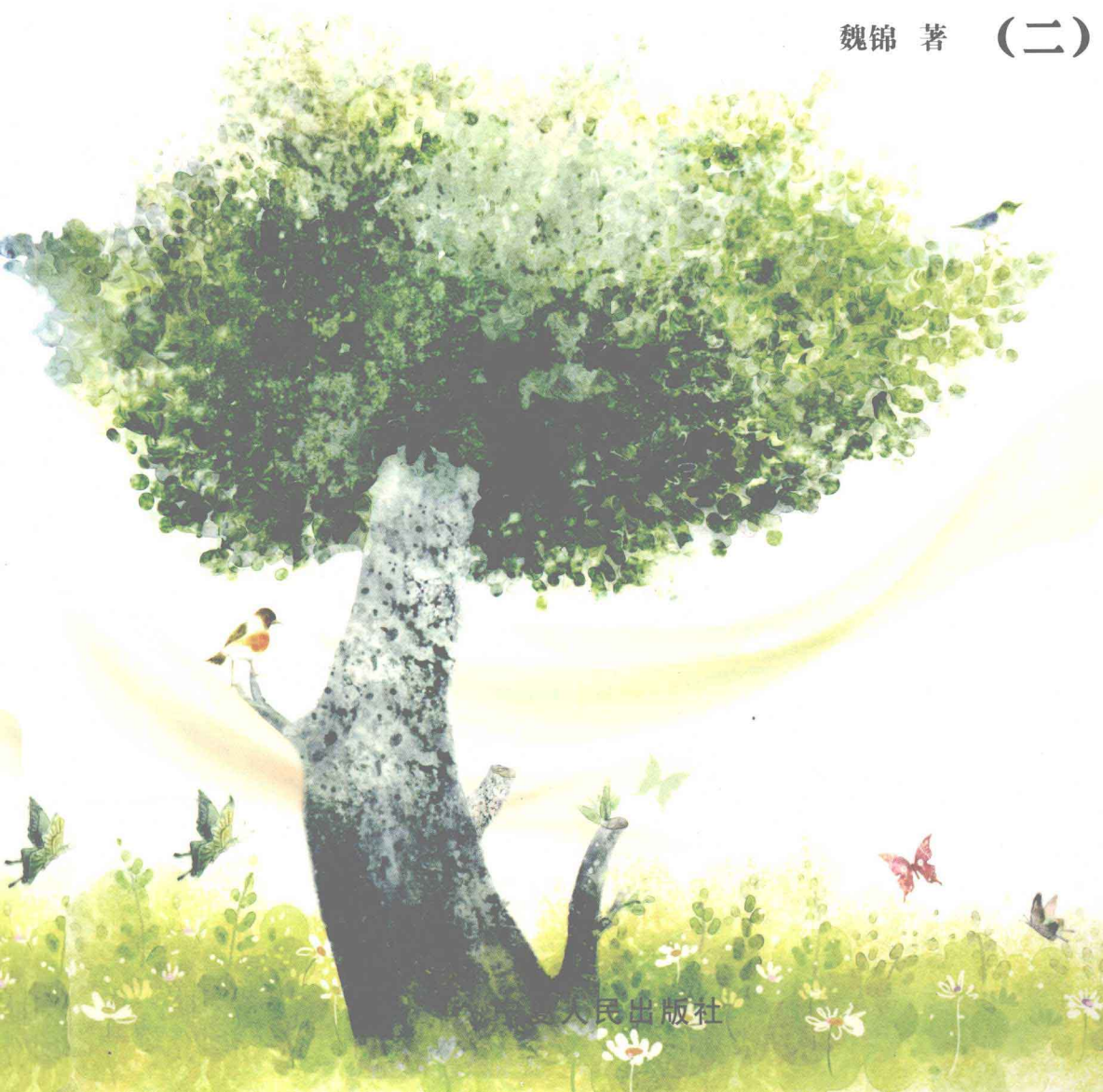


让鞭子从风中抽过

魏锦 著 (二)



人民出版社

让鞭子从风中抽过

魏锦 著 (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鞭子从风中抽过/魏锦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4020-0

I. 让… II. 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7763 号

让鞭子从风中抽过 (二)

魏 锦 著

责任编辑 谭立群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20 千
印 数 3150 册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020-0
定 价 47.8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信访故事（续）

学会倾听，不仅仅是尊重他人，更益于营造和谐。

车祸之祸	(1)
天大的难事	(5)
告诉你住哪里	(8)
全是雪花	(13)
下台村长的难心事	(17)
获得奖牌之后	(21)
讨要借牛款	(24)
学会倾听	(28)
守住底线	(33)

履痕深处

任季节变换岁月更替，风吹不走，
雪埋不住，且路程越长，日子越久，印痕越深。

炭 道	(43)
火的依恋	(49)
我的中学时代	(53)
一枚像章	(56)
大学梦断	(61)
太阳底下	(66)
流亡的舞步	(70)
为老校长哀	(74)
设 卡	(78)
悲恸欲绝	(82)
过眼烟云	(85)
基础与奴性	(88)
撬火车	(92)
感念恩师	(96)
青春年少时	(100)
难忘一堂课	(104)
我与文化结缘	(107)

秋色多姿

经历了秋风，走向了收获，

无论哪一种姿态，都是自然法则使然。

太阳山断想	(117)
挨批的滋味	(123)
田园诗话	(127)
母亲的眼神	(131)
梦幻仙人洞	(134)
我的县长老哥	(137)
雨后心情	(142)
半米阳光	(145)
再读“一件小事”	(149)
留下一份美好	(152)
为伤者痛	(155)
差别与和谐	(159)
硬汉之伤	(163)
高考生的父母们	(166)
老 韩	(170)
沙蒿林 甘草秧	(176)
说女怕嫁错郎	(181)

车祸之祸

1995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1月份已是滴水成冰了。这是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处理完行政监察方面的几项工作，大约11点20分的时候，一群披麻戴孝的人突然闯入我的办公室，不由分说跪了一地。我立刻起身请他们起来。“市长给我们做主，撞死人放了八天都不能入土为安哪！”一个小伙子大呼。当时我是政府分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我明白这事归我管。“有事起来说话！”我的语气开始严厉起来。“你不管我们就不起来！”小伙子语气也挺横。“再不起来我真的不管。”我有些火了。

县级政府就是这样，虽有门卫，但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长驱直入。他们准确地跪到我的办公室，看来上楼后已打听好了。

说话的人先站了起来，紧接着七八个人都站了起来，我告诉他们留下四个人说话，其余的人在门外等着。并让秘书拨通了公安局的电话。他们照办，开始诉说冤情。他们是秦渠乡的人。八天前他们的亲人，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骑自行车上街，由家门前的乡间小路向南拐向乡政府通往吴青

让鞭子从风中抽过

公路的乡间柏油路时，突然与由北向南开来的一辆手扶拖拉机相遇，手扶拖拉机司机与骑自行车的妇女都慌了，在相互避让中，妇女栽倒在路边的渠沟里。渠沟是水泥板砌护的，该妇女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勘察了现场，认定没有碰撞的痕迹，但手扶拖拉机司机有责任，拘留了肇事司机，扣下了手扶拖拉机。要求手扶拖拉机司机的家人先拿钱埋人，再处理事故。但那一家很穷，拿不出钱来，死者的家属便把尸体停放在自家的院子里不埋，并一口咬定是撞死的。其他情节与公安局长说法大体相同。

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入土为安是一种民俗，人意外死亡停尸八天，着实值得同情，必须立马处理。我告诉上访者：“你们先回去，同时通知公安局长带 5000 元钱下午一点钟到秦渠乡见。”同时打电话找出了秦渠乡党委书记，告诉他准备 5000 元钱在乡政府等我们。上访者听我打完电话出了门。他们的表情是讨到了说法，找对了地方，走得还算利索。

下午 1 点，在乡政府我严厉地批评了乡党委书记：“人死了八天，尸体停放在那里，你们为啥不解决？”乡书记面有难色：“刚发完工资，乡财政账上没有钱，今天准备的 5000 元钱还是刚刚从干部们身上凑来的。”我知道该乡的贫困程度，那时候干部的工资也才几百块钱，就是说，凑 5000 元要掏十个人的腰包。10000 元钱交到死者家属手上时，他们表示：马上准备后事三天后埋人。

我安排，乡政府和公安派人，帮助死者家庭处理后事，并进一步核实案情。一切按我的安排顺利进行，公安局的勘

察完全属实，最后以不到两万元了结了此案。肇事者家庭和死者家属均不再提出异议。

严格地讲，在这起交通事故引发出的上访事件中，公安局和乡政府拿钱都是没道理的，但现实是事故双方都太穷，而论责任又都是惊慌失措造成的，只能拿钱安抚，息事宁人。分管公安工作四年，我处理类似上访案的大原则是，以法规办事，多替受害者着想。

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回到家，一个大学同学来访，是稀客，好多年并无来往。我估摸肯定有事。原来他的姐夫开着货运大卡车在东环路出了车祸，是姨兄妹的两个小学生一死一伤。同学说车是姐夫贷款买的，还没挣几个钱，受害方提得条件很高，他姐夫面临倾家荡产，请求从轻处理。我告诉同学，你去这两家看看吧，男孩的母亲精神恍惚，女孩子一条腿高位截肢。人家的损失是倾家荡产能挽回的吗？听从裁决吧。同学虽不高兴，但又充分理解地走了。受害者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面对死亡的各类上访案件，我的心始终是沉痛的。死者的家属悲伤，情感容易激动也是正常的，但我要求公安和当事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规范内解决问题。1996年的夏天，还是一起交通事故，信访接待室挤满了人，院子里站了一大群，总共有一百多号人。信访室的同志到楼上找我说：过失肇事，人已死了，经济赔偿，双方已签字。上访的人不谈钱的事，要求一命抵一命，枪毙司机。

我来到信访室，上访者立刻把我团团围住，而且出言不逊，不仅辱骂信访办的同志，还骂我，话特别难听。我严正

■ 让鞭子从风中抽过 ■

警告，再如此无理，我就不客气。一个领头的特别嚣张，双手一抱：“来，来把爷拷上！”边说边往我跟前挤，大有大打出手的意思，并扬言：“你今天不答应枪毙司机，就别出这个门。”信访主任紧紧站在我跟前护着我。我往前走了一步，提高了声音：“法律不是你家的，也不是我说了算！但你敢动我一下，看我敢不敢拷你！”我为我们的百姓如此无法无天而愤怒。我打电话叫公安局长，他们拽断了电话线，事态越闹越大。公安局长带着警察来了，拘留了带头闹事者，事态平息。

施以同情，严明法度，在信访工作中必须严格把握。

天大的难事

接待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位男性老者。他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核桃皮般的皱纹，一身蓝色中山装不显旧，但不够干净，前胸留有明显的饭渍。七月份的大热天穿这样的一身衣服，显然属于生活上缺少照料之人。

他进了门径直走到我坐的桌子前：“领导，我的困难大得很呀，你们一定要帮我解决。”工作人员告诉他：“您老人家先在外面等一等，挨到您再进来。”说着欲去扶着他出门。老人一把甩开工作人员的手：“我这样大的年纪先说说不行吗？”语气很冲。

在信访接待室经常碰到这样不遵守接待秩序的老人，他们确有倚老卖老的做派。工作人员面带微笑，指着正面沙发上坐着的两个小伙子说：“您看人家的问题还没谈完呢，我们讲个秩序好不好。”老人说：“我不管，反正我的困难大得很，你们要给我解决。”说着就要下跪。话语态度十分强硬，但要下跪，显然是一种威胁。工作人员强托着老人就要跪下去的身体没了招数。我只好暂停与两个年青上访者的对话，走上前去也请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那您老人家就先

让鞭子从风中抽过

说，委屈这两个小伙子先等一等。”我一边说着，向两个小伙子投去了征询的目光。经验告诉我，这样的老人要么是无儿无女无人照顾者，要么是虽有儿女但不够孝顺。孤独，心里不舒服，往往形成了他们暴躁的、古怪的性格，但他们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固执地认为：别人管不了的事情，甚至是自己儿女也不愿管的事情，政府就应该管。两个小伙子点头微笑表示同意。

“您老人家多大年纪？”“六十七岁了。”他说的年纪让我一惊，他的样子应该是七十六岁差不多。“啥困难？家住哪里？”“112号大院，住一楼，卫生间地下水冒得刮都刮不干净，三个月了，领导！”我如释重负。“我还当多大的事，看把您急的。”边上的工作人员抿着嘴笑，旁边有一个上访的小伙子也乐了。“家里还有啥人？”“就我一个，两个儿子媳妇都在石油上，三个月五个月才回来一趟，给别说，别把水刮一刮子就走了。”“你找了物业公司没有？”“找得没回数了，别说主下水管年代长了堵了，要修就要换管子，要花一万多块钱呢？”“那你叫你儿子把钱出上让人家修好。”“屁！儿子给的钱我还养老呢？我交了物业费，公家就应该管。”在简短的对话中老人思维口齿都很清晰，不像个六十七岁的人。

我明白又碰到了一件扯皮而且不易扯清的事。安排信访办的工作人员陪老人回家先看一看，老人脸上有了笑容，客气地出了门。看得出他的心里是满意的，因为他讨得了说法，而且有工作人员陪他一起回家。

老人说的情况是真实的，但物业公司表示维修费早已花

完，没人出钱就没法修。其实下水总管没完全堵死，只是老人住的一楼下水支管与主管的比降太小，加之流水不畅，所以出现倒灌现象。商量的结果，由老人出三百元钱，把卫生间地平与便池提高二十公分临时解决问题。

在信访接访中，类似不算多大事情的事很多。解决起来其实也费不了太大的事，但对于上访者来说，他认为是天大的事。关键是要有人盯着，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落实，否则找也是白找，不解决，重复上访的情况就会发生。

一周后，那位白发老人找到了我的办公室，高兴地说他的卫生间能用了。我问他我出的这个主意好不好，老人伸出了大拇指。

事情是解决了，但我高兴不起来，民生问题无小事。国家发展太快，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居民住房及其他问题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政策不到位，新的管理模式又没真正形成，居民生活的很多环节出现了真空，各种各样的小事堆积起来就成了大事。而老百姓又惯于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信访何能不热，信访局的工作又何能不繁杂而繁重呢？发达城市、发达国家这类事情是如何解决的？我在思考。

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中引用了一句古语：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总理是在勉励自己，也是对各级干部的要求。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尚需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

告诉你住哪里

法不责众，是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上访人数超过了百人，往那里一站，黑压压的一片。如果再有别有用心的暗中操纵指使，类似这样的上访案件，处理起来，肯定是有难度的。这种时候下，面对群众，你一定要诚心坦荡。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你要敢下赌注，敢于告诉大家你的办公地点、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让大家感觉到你的真诚。其次，一定要讲究处理事件的政策尺度，处理过程的分寸，切不可盲目从事。否则，稍稍有些闪失，有时甚至是一句话说得不恰当，都会生出新的风波，引起更大的事端。

1992年4月初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正和分管副主任讨论东环路打通工程中的相关事宜。东环路打通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程，要求国庆节前必须建成通车。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明白，这既是对我这个新任城建委主任的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该工程涉及拆迁户六十多户，占地八十多亩，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分管副主任正在诉苦，昨天他去找该乡的党

委书记谈拆迁的事，人家态度很不好，把他给的拆迁通知扔在了马路上。什么人嘛！我为我的副主任抱屈。人们都说乡镇长是地头蛇，可也不该是这个样子吧！正在这时，进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小伙子，开口就质问：“你们占地修路不给钱，还扣人，政府讲不讲理，还有没有王法！谁是城建委主任？到现场看看去吧！”态度十分蛮横。

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叫上办公室主任，同分管副主任三个人骑自行车赶往现场。那时候吴忠市城区只有八平方公里，大规模城市改造刚刚起步。为了方便工作，自行车是我们的常用交通工具。

到秦汉渠管理处西边往北一看，好家伙，黑压压一片，我们找了个地方把自行车一放就往现场跑，向人群中挤了进去。足有二百人，摆开了围堵的阵式。三辆推土机，六七辆警用摩托车和十几个警察被围在了中间。其中一辆推土机的左窗玻璃全被砸碎了。高高扬起的推土铲上还猴着两个人。推土机和摩托车的钥匙被抢走了，一辆摩托车上反铐着一个农民模样的小伙子。许多人声嘶力竭地咒骂着该乡的乡长和几名警察。事情已经白热化了。有资料称，近二十年，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主要来自于两个诱因，一是企业改制，二是城市拆迁改造。吴忠也不例外。我曾多次提醒我的下属，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回过头想指责我的副主任，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可他已没了踪影，他生性胆小，我无法计较。

“乡亲们，城建委的魏主任来了，叫他说！”去找我

的小伙子一喊，人们又向我围拢来。办公室主任紧张坏了，紧紧护在我的身边。这样的阵式对于我也是第一次。我到城建委任职才四个月，愤怒的群众会不会打我，我心里也没有底，箭在弦上，必须面对。但有一条我是清楚的，尽量说软话，不激犯众怒。我认真听农民们诉说，认真听乡长介绍情况。

情况完全清楚了。各家的拆迁补偿费和征地补偿费均已签了合同，但农民们没有拿到钱。原因是乡党委决定，要把农民们历年欠的生产队的各项款扣清再发。我和乡长商量，为了平息事态，加快工程进度，取消他们的决定。乡长面有难色。我知道他是担忧乡书记不同意，我告诉他书记的工作我来做，这件事现在只有这样做了。

老百姓往往只重眼前利益，城市路修宽了，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那是以后的事，他们看重的是房被拆了，地被占了。眼前损失了，就得把亏钱拿到手心里才踏实，至于往日欠公家的款，慢慢再还，这是众人的心理。

我分开围在我身边的人，站在一个高一点的田埂上大声喊话：“乡亲们，这件事乡上和城建委工作做得不好，我向你们保证，拆迁费和征地费三天之内一定发给大家。但是有一条你们现在必须离开现场，不能再出现阻止施工的行为！”“好，还是人家政府能办事。”“不行，空口无凭，谁信你的！”就在大多数人喊好的同时，几个年纪大一些的提出了疑问。我明确告诉他们，我姓甚名谁，办公室在哪里，家住哪里，电话号码多少。三天后

如果拿不到钱，你们一个也不要少，到我办公室或家里都行。我下了赌注，说得十分诚恳，十分干脆、坚决。我注意到，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挂在农民们脸上的愤怒随着渐渐缓和的空气，在一层层剥落着。到最后，很多人的脸上竟生出了兴奋。或许他们也没料到，聚众闹了半天会如此简单就解决了。

散了。十来分钟时间，二百多人走得剩下二十多人。我长长地松了口气。

事情没算结束。乡长怕书记不支持。被铐的小伙子家人要求放人，警察们说啥也要拘留砸车的小伙子。乡长的问题好办，我答应由我协调。拘留那个小伙子是有道理的，他不仅砸了车，还打了推土机司机。我让公安带人走，同时给被铐小伙子的父亲小声说：教训一下，第二天放人。由我出面。老人乐了：“行，婊子的娃娃，众人的事，谁叫他逞能。你给公安说，别叫打了。”我向他保证。

当天晚上我马不停蹄，找到了乡党委书记，找到了公安局长，协调完了所有的事情。

第二天钱发到了老百姓的手里。

第三天工程顺利开工。

这件事是我这些年处理的人数最多的一起群体事件。所以比较顺利，用我的办公室主任的说法：一是敢担事、敢表态，在气势上让老百姓一下感到你是敢作敢为的人，在人格上他们信了你，服了你；二是平时跟乡上、公安局关系好，协调起来人家都给面子，你自己心里也有底；